道光遵義府志

遵義府志卷四十二

藝文一　詔敕　奏疏

地志之專載篇章自全蜀藝文志始而作者或以非班氏例僅編目錄撮旨要其文章則緣事附入卷末從酌者則雖於山川風土利弊因革多藉以明而格於膠鼓反致缺漏此楊氏之書所以稱立例最古也遵義漢唐以來幾經顯晦其間鴻章鉅製可以聳耀巖邦平視中原者正復不少今擷其菁華各歸體類凡資攷鏡不別罡卿無關茲土要不濫及是又因地制宜之一道不可盡以篁墩升菴相繩也至有紀事

之件可詳當事者亦節繫之件下以便覽觀

詔敕

宋

真宗定土貢詔景德四年閏五月戊辰

任土貢輸雖存舊典經途遐邈亦念重勞三司所定

劍隴等三十九州軍所貢土物並從蠲減夔賀等二

十七州軍悉罷所貢每歲正旦止具表以聞玉海

曹旦知南平軍敕　蘇軾

敕供備庫副使曹旦西南瀘夷諸種部族散處蔡篁

谿谷之間與魚鳥羣并服而居畬田而食樂生惡死

情無猜異雖屢遷戍備預不虞靜而綏之彼自馴擾往服吾訓以稱人知可特授依前官權知南平軍事本集

元

世祖招集洞民詔至元二十九年正月丙辰

爰自前宋歸附十有餘年閱實戸數乃有司當知之事諸郡皆然非獨爾播自今以往咸奠厥居流移失所者招諭復業有司常加存恤毋致煩擾重困吾民元史地理志

武宗即位大赦詔

詰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

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

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卻敵者屢矣方

諸藩內附邊事以寧遽聞宮車晏駕廼有宗室諸王

貴戚元勳相與定策於和林咸以朕爲世祖曾孫之

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

至于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請于朕間者姦臣

乘隙謀爲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

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

不可乏祀合辭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于五月

二十一日即皇帝位仰大寶重若涉冰淵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恤征戍甲士及供給繁重州郡免上都大都隆興秋稅三年其餘路分量重輕優免雲南八番田楊地■免差發一年其積年逋欠者蠲之逃移復業者免三年被災之處山場湖泊課程權且停罷聽貧民採取站赤消乏者優之經過軍馬勿得擾民諸處鐵冶■諸人煽辦勉勵學校蠲儒戶差役存問鰥寡孤獨

泰定帝改元詔

朕荷天鴻禧嗣大歷服側躬圖治夙夜祗畏惟祖訓

是遵乃開歲甲子景運伊始思與天下更新稽諸典禮踰年改元可以明年爲泰定元年免大都興和差稅三年八番思播兩廣洞寨差稅一年江淮𠛬科包銀三年四川雲南甘肅秋糧三分河南陝西遼陽縣鈔三分除虛增田稅免斡脫逋錢賑恤雲南廣海八番等處戍軍求直言賜高年帛禁獻山場湖泊之利

並元史

明

太祖諭宣慰司牧

天生一代之君必成一代之治自古以來莫不皆然

而其間治有隆污政有得失亦由人君善用人與不善用人之所致也朕承大統之後矧今既爲天子而肯私以愆惡加於人耶故用人盡忠於國者雖讐必賞朕仰遵成憲俯察輿情推至公之心廣仁厚之化嘉惠海內子育元元欲比隆前規以臻至治爾天下土官遵守朕訓各盡乃心毋妄懷疑以速咎戾則可以共保富貴於無窮貴州通志

太祖賜羅琛勅洪武五年二月

朕君天下凡四方慕義之士皆待之以禮授之以官使之宣其力焉爾羅琛係播州宣慰使司同知也比

耆聞我聲教卽稱臣入貢朕用嘉之特加爾奉議大夫職銜茲仍立播州宣慰使司職命爾同知司事爾尚恪盡乃心謹守法度庶副朕委任之意焉可

羅氏譜

奏議

元

論征西南夷事疏 大德六年 陳天祥

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永強以備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爲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

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之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黃退走士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諸軍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已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迴[illegible]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比問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遠夷之

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蠻既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師或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餒疲病死亡將有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爲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

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爲征西之軍侵害
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
分食之人心皆惡天意亦憎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
心早正深之罪續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
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之令其
相續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須遠勞王師
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
格充國緩戰而羌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
計宜且駐兵近境使其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
引或用實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

失信可使米艙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
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豪
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
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
關繫之大審詳成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
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徒必無久能同心敵我之
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
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
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
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

甚於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元史

按此疏雖及播事而不盡關播若節之又首委不易覽者嘗焉凡所載文詞相類者準此例

明

劾縱盜各官議川省善後疏嘉靖四十四年　譚綸

臣謹奏據成都府申查得仁壽縣堂上櫃內原貯白銀被盜扭去等因臣將該縣知縣周大綸巡捕主簿李華責令戴罪拏賊所據失事官員通合查參以懲弗恪參照仁壽縣知縣周大綸忝居令長不顧司存

銀已在庫而慢藏典守之心何息賊得梯城而行劫防禦之術誠疏在平日雖有愛民之心於臨事殊無弭盜之略人贓稍獲遺逸尚多巡捕主簿李堯才本闒茸政亦怠弛作食縣堂任兵疲而弗練高臥私室致寇至而罔聞雖在履任之初難追曠官之咎此二者臣所當提問以爲奉職不恪者之戒也布政二司守巡川西二道左參政李尙智僉事呂鷹均有地方之責難免疎虞之愆但李尙智則兼攝下川南道巡歷敘瀘未回相應免究呂鷹則承委監督操務彼此顧慮難周相應量行罰治再照四川一省遠在西陲

山川險阻甲於天下法網疏闊自昔而然迺年以來在外諸番跳梁雖屢行撫勦而桀驁之態尚轉相效尤而恬不之改在內則武備廢弛卽嚴行督責而文武之屬率視爲故事而莫覩其成如臣自入境以來卽首視各郡縣城垣要皆單薄無謚防禦甚如雲陽等縣之城則倒塌殆盡僅存遺址推之通省大略類是繼之簡閱軍伍尺籍徒存逃亡過半此則天下衛所皆然而四川爲甚矣至民壯則論糧編丁最爲近古其在今日可以循名責實轉弱爲強惟此而已奈初意寖失於承平之久良法盡壞於不才之官有司

視役占爲當然以選練爲長物而先年又以採辦之故工費浩大稍議折徵以濟一時燃眉之急後以民力告困暫行停減因循至今額數皆失而所存無幾又皆白徒市儈遊手遊食責之披堅執銳以待暴客其將能乎故自富順失事之後僅及年餘而越城劫庫已經四起有由然哉又照全蜀四塞之地皆有盜區而永寧播州二司尤爲淵藪蓋二司利羣盜之重賂羣盜恃二司爲三窟出沒無常緝捕難及非一朝一夕之故故先年議設分守參將一員於永寧宣撫司駐劄兼制播州一帶蓋欲其宣布威信鈐轄土夷

誠爲有見乃今反使群盜得憑藉諸司以爲逋逃之主而莫之誰何則又將焉用彼分守兼制爲哉其故蓋起於各官諉卸之念太重任事之志那專徒欲上下雷同遷延歲月僥倖無事以保全其富貴而不知顧名思義原始要終爲地方謀爲朝廷計耳則亦無惑彼之弊滋甚轉相效尤而莫之改也至於參將周表則之可離以備貢納供給之處者蓋制馭土夷之道在我當守其舊章在彼宜責以忠分則我既有執詞而彼亦自心服查得本路參將原係分守銅仁後改爲思石兼制川湖播州等處同駐貴州[illegible]

今復改駐播州兼制思石遂使該司上下同辭紛紛申擾以爲不便臣初嘗切責之比查前此當事諸臣亦累行議處至久而未決蓋土夷每以激變上聞爲言周表亦以孤危難處爲慮臣因爲之熟計宣慰楊氏之有播州已數十世爲轄八司土夷自常賦之外朝廷未嘗令其妄出一錢而一旦以其素未嘗有之官隨帶三省之兵改駐于其治內供應夫馬不免偏累誠於情有弗堪故其心未帖服而周表此時且不免委曲遷就以計定人心爲事不然恐生他故愈益難處而又何暇問其藏汙納垢之事而畢得行吾志

哉故臣謂難以一槩責備而又當爲之處者此也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將知縣周大繡等行巡按御史提問僉事呂應量行罰治左參政李尚智免究仍聽臣嚴督守巡兵備等道府衛所州縣等官將通省大小城池並行修濬務高深如法保障有資合用工料從宜措處其原設民壯盡行查復舊額分投訓練務成精兵以備不虞及通行永寧等處參將安大朝并敘瀘重夔各兵備道嚴督播州宣慰楊烈永寧土舍㕥效忠等將竄入該司地方有名强盜盡拏獲解臣正法仍禁戢所屬不許再行窩藏其參將周表仍

聽該部轉行臣與貴州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議改駐適中地方兌使獨累播州一司致生疑畏而文武庶官中之有怠緩不職與土司中之有桀驁弗恭者皆從臣遵照敕諭參拏處治甚則加之以兵如此則守無不固令無不行而區區小寇不足慮矣　疏入帝從之明臣奏議

平播疏　李化龍

楊酋匪茹與國爲仇萬姓荼毒三省震驚孰不以爲不可以歲月克者乃自出師以來甫三月有奇而元凶授首黨羽悉擒千年狼虎盤踞之窟一旦掃蕩無

遺上足以伸中國之威下足以洩生靈之憤其他狡黠土司獷悍惡苗無不落魄亡魂西南半壁天下可永無虞矣皇上德威遠被指授方略所致斷非文武將吏敢貪天功爲已力者惟是各官兵暴露行間勞苦萬狀不可不查敘也先是臣奉命入川賊知罪在不赦已統兵深入有擒王勦叛之說遂破綦江且逼重慶地方洶洶皆謂有長驅之志於時目前兵力略無可恃臣乃以計緩之一面調兵一面移文詰責若未嘗絕之者賊果信之卽具文求撫且不西向臣因得以徵調漢土諸兵急爲之備直待彼氣張慹川人

畏如虎臣發成都兵甫出門欲投錦江不復肯東及
聞綦江守城兵見賊來競譟而走多投水者止餘二
將與其家丁遂及於難臣念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
兎有情自非招客兵不可因請調陝浙諸省之兵又
念外兵之費甚侈往來途次且生擾害不可過多乃
於每省鎮止調一二千多者三千共數省實僅二
萬其餘仍三省及滇粤土兵也然西南人見外兵來
莫測多少以爲天下之兵皆至矣自是漢兵之氣壯
而土兵之心亦折無不樂爲我用者時賊雖知調兵
然以爲虛聲嚇之如往日非實事也臣亦止在成都

積糧治器若無事者然不復東賊亦、疑北兵俱集
臣移駐重慶賊始知必剿頗肆衝突。我兵漸益未
易得志也臣又念兵以一路進旣道狹不能容一有
前卻不可復振因分為八路又念路分而兵少賊厚
其陣以衝之敗矣因命每路皆三萬以上每一路皆
可以當其全師又念關外賊黨多不可勝誅會兵部
頒賞格至首重招降臣亦推廣之但投戈者皆赦不
誅臣又念無賞士不勇往會兵部賞格首言得賊者
即以家貲與之臣亦推廣之克關破囤各懸賞賞各
以千萬計旣川兵入關臣又恐其入自為心若九節

度之師然因復委按察使張愶入總監之殺牲歃盟務必得賊臣又恐賊事急詐降得以遷延至暑雨漸深我兵不能久困令但急攻之有稱降者斬使焚書無爲所紿時湖廣之兵亦至囤下臣欲入營親監之會聞先臣之訃臣恐營中遂懈惰不可用因不待成服跣而草檄示以例應候代照常督兵有慢令者尚方具在令代中軍余德榮等再往監之臣又念賊囤後易攻囤前難攻時諸將壁囤下者各有分地因令以勁兵一枝壁其前其餘并力於後臣又恐諸軍士爭趨賊財物或至亂行至有他虞移文再四申禁臣

又聞營中流言水西目把尙不絕賊恐漏軍情因移文令其退劄水西土官懼撤其兵退而引嫌曰吾不欲爲亡播之續也時久雨軍士日在泥淖中至六月之初四而天忽晴初五日遂破其二城初六日遂登其囤賊以滅亡總計八路兵生擒賊首賊從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斬級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顆俘獲賊屬五千五百三十九名口招降播民一十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口金滔被擄男婦一千六十四名口奪獲馬牛七百六十七匹獲器械四千四百四十四件是役也自賊破綦江至剿滅可一年自進兵至滅

賊百十有四日當八路對壘時士漢兵旣參差不齊
諸將領亦彼此觀望播入刦於賊之積威入自爲戰
未易即克我各路又糧運艱難時有脫巾之呼臣日
夜催督走使持檄至數百千即兩省撫臣各路鎮道
亦靡不忘寢忘食或至頭鬚爲白總之諸文武知廟
堂之意必欲滅賊故鼓之即應勞之不怨誅罰之亦
無敢囁嚅者倘更一月而賊不滅暑雨久瘴疫深我
將自潰無問賊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郭子章巡撫
湖廣支可大巡撫偏沅江鐸議照國家方制萬里日
所出入之邦恐爲郡縣獨西南諸省不廢土司蓋亦

曰因俗而治與之相安云耳二百年來此輩犬羊之性不堪馴擾亦時有之然未有如播酋楊應龍之公然叛逆者則何也葢其地險其兵强其才力足以使鬼通神其聲勢足以呼羣嘯黨加以年來方寓多事九伐之旌未遑南指彼遂時時狂逞亦遂時時得志井蛙之見謂縣官真無奈我何諸羣不逞如楊珠楊明何漢良孫時泰輩瞷其雄心或時有以公孫躍馬尉佗自王之說進者賊亦自念騎虎勢不能下將曰等死耳無且舉大名乎於是恣其狂圖淫怒以逞而破城殺將鵲起西南之勢成矣夫天下非小弱也九

州四海兵非脆糧非乏也向賊逆未著皇上不忍遽
覯之兵曰吾且舞干吾且解網姑俟其悔過而與之
相安無事乃不謂兇人之性不移也始天怒赫然斷
在必剿夫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況此么麼者乎蓋自
進剿之旨下上方之劒須然後海內熊虎之師如雲
而集陳紅之衆蔽江而上智士陳謀勇夫効力火燎
毛山壓卵賊即欲不灰飛烟滅亦曷可得已臣等嘗
即諸路之功而評敘之在四川則楠木三峒賊黨以
爲三窟謂天險不可升者也婁山關賊前門我所必
由賊所必爭者也海龍囤賊以爲天造地設人跡所

不能到兵力所不能加者也三戰而克之賊力竭矣不亡何待夫賊黨自戰其地猶易與也惟賊父子親在行間諸賊人人致死難與爭鋒該路到處與賊父子對壘最快者九盤子之戰賊恐其精銳以付朝棟令之從綦江進從南川回此其目中尚復有官兵乎劉綎一戰而走之自是播人為之破膽尤快者諸軍壁海龍囤下連月不拔綎至一日而克其二城賊遂滅亡至今羣口囂囂然竟無敢沒其先登之烈者兵法無選鋒曰北綎於諸路其選鋒乎則綦江路之功也臣嘗言破賊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

宜疾戰詔師不可老也安村羅村陶洪三寨生口以數萬計勝兵以數千計令貪功者以大兵初入必且多殺以報捷勝之則傷仁不勝則損威矣而該路坐受其降兵不血刃自是一戰而斬郭逼緒再戰而入巖門關三戰而屢捷於水牛塘賊計無復之遂父子相哭而上國矣當其入水牛塘時川兵入關去國尚遠湖貴兵在關外絕不相聞吳廣以孤軍去國數十里而結營犯兵法之所忌而卒以得志自非其令嚴而戰力當不及此後雖有講降悞事然有激而奮竟以成功逆賊父子盡獲其首終不失爲全捷則亦合

路之功也南川路最險最遠去圖可六七百里賊以官兵必不能從此進當馬孔英之未至也高折枝以一書生請自將漢土兵以往此固已雄偉不常矣乃師期一月之前先擣官壩營以寒賊膽而撤同龍泉之兵且以解思石之危其事甚奇其功甚大比進兵從眞州入眞人則簞食壺漿以迎播人則棄甲曳兵而走居然有三代之氣象時諸將欲候各路消息方入關折枝毅然曰若是則誰爲當先入者策馬而前眾隨其後竟以三月初八日奪桑木關而據之臣則是以催各路尙有四月入者令諸將指折枝諸將指

南川滅賊當更速抵關而馬孔英至則文武相得如樂之和自是日日約各路攻圍有應有不應甚或以相誹詈而折枝不顧也分攻令下諸將爭走後門該路獨壁前門夫後門我易攻賊前門賊易衝我亦曰誰爲當賊衝者蓋亦先入關之意乎破囤之役後門以二路更攻前門以一路搏戰日夜揮戈人百其勇坐使賊自盡而逆黨無一逸者總之倡諸路之先作三軍之氣令黔師不得以賊强我弱借口而竟以奏功臣於該路文武盡心折焉則南川路之功也在湖廣則偏橋一路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皆五司遺

種九股黑苗盤據糾結乎其間四牌不[illegible]郎武[illegible]羣未易窺三渡也陳璘獨以一旅之師先掃四牌開我進兵之路用是烏江內賊黨寒心長坎瑪瑙青蛇三囤自昔以為險絕官兵所從未易得志者臣亦慮其難下令降之璘以為除惡務盡竟以一鼓而升其巔殺戮數千冥聞十里時龍泉哨施南兵亦已先克板角關至今滄潭白泥之間四牌七牌之苗遂無遺種非璘之力不及此該路漢兵少土兵多糧運少遲便成噪呼璘令嚴而法肅卒能使之用命而不為害迨至克關逼囤議設木柵製鐵牌以防賊逸其機智

有足多者卒以入虎穴得虎子闔人綉女纍纍在俘則偏橋路之功也貴州各路與川廣不同其地近其兵少其餉乏其毒性反覆而靡常其民心搖惑而不定茲之用兵又非以一淬勵一鼓舞之爲競者烏江失律已見法矣然能借是以激厲水西俘之絕狐疑之情踐虎狼之窟毋氏國一戰大足褫逆酋之魄而奪之氣此則失之武人得之文吏蓋運籌者之苦心乎李應祥以孤危之兵當鯢鮠之時能自審於緩急進止之間以守爲戰以招撫爲進攻卒之轉弱爲強揚旌直指斬首數百招降數萬因破諸國斬三渡抵

白田何其壯也竟以連合川兵同心戮力破重城俘孽醜振積弱之邦舒華夏之氣始如處女繼如脫兎兹其審於幾而神於用豈易得哉則平越烏江沙溪諸路之功也夫我國家從來用兵未有大得志於西南夷者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未聞戡定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僅敘萬人三巡而罪人竟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剿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借口兹其大致可覩已諸帥固庸衆人臣等三五書生耳其智略才力不及古人遠甚乃兵纔逾二十萬進兵纔逾百日斬獲二百萬而

幸成功此非臣等之力皆由我皇上神武獨斷委任不疑用使文武同心將士効死爰有成績臣每誦詔旨卽十行之札萬里之外往往瞭於指掌而析於毫毛輒沾沾自得以爲賊平矣已戰勝於堂上矣夫淮蔡之平直須一斷何況聖朝廟謨洋洋若此哉

播地善後事宜疏　李化龍

查該州地隣三省然楚止偏橋路通一線蜀與黔蓋無所不接壤夫蜀無藉於播黔寔壤也若乘此時而割播地以附黔則於蜀無損於黔有裨且臣等別疏又請以楚之四衛幷割附之從此黔省幅幀得與十

二省比長絜大甚爲長便但盡屬之黔則地方千里諸凡締造勞費尚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議設爲二府分隸黔蜀庶建邦啓土各自經營成聚成都指顧可就皇上廓清之績既已盡被於三藩而幈幪之仁又復再造於黔土矣除寬脅從撤兵馬招流移厚賑恤抑兼併靖橫恣等項凡明旨所叮嚀而兵部所條議者俱已陸續舉行尚有後開款目謹集衆思列爲十二事呈覽

一復郡縣　播州南極牂牁西連僰道漢唐收爲郡縣在川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閒陷於南詔楊

端取而據之今逆酋既平相應改土復流以變夷俗
及照播州白田壩沃壤數百里卽播州遵義縣故地
當復府治設縣附焉桐梓當綦南之衝走川貴道也
舊爲夜郎縣故地當復一縣望草南接婺思北達眞
涪爲綏陽縣故地當復一縣仁懷濱播枕永襟合帶
瀘爲懷陽縣故地當復一縣眞州卽古珍州川原平
衍商販周遊應復一州以上俱隸川省統轄黃平爲
川貴要區舊設撫苗通判一員列銜重慶駐鎭彼中
其與播勢相控馭並爲重地應設一府湄潭龍泉地
里廣邈名應建設一縣甕水重安合設一縣餘慶白

泥合設一縣並草堂容山二司應割隸各縣以上地方去黔甚遠稍應改隸貴州統轄總計增府二州一縣八蓋亂流初殄地闊人稀姑建數城以為繫屬以後地闢民聚無妨增設其二府治與附郭縣分正佐首領各應照列全設外州縣正佐首領俱應量減

一設屯衛播所地方千里山川險惡夷漢雜居又逼鄰二大土司時有啓疆之志必須設官軍建屯衛以明居重馭輕之勢因設一衛於白田壩與府同城指揮使一員同知二員僉事二員鎮撫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所屬前後中左右五所每所正千戶一員

副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所軍各一千共五千衛所官於從征有功者酌量陞授不足者於鄰近願入者調取移實之其邊腹道鄰土司地方各設屯田每軍照祖制二十四畝再加六畝爲冬衣布花之費其三十畝內聽自食不必納糧於官又復領出紛紛滋弊各開屯處除養屯軍之外餘田仍照民地起科上納本折於各州縣爲衛官俸廩及不時軍興之用每年孟冬仲冬孟春仲春農隙各屯官時加操練又以十月二月望日齊赴兵備道大操三日驗其武藝較其强弱而明賞罰焉老弱者汰之一屯老弱多者並革其

官軍田郎另募壯丁補伍庶軍得實用異時即募兵散盡此五千軍與主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矣

一設兵備播地三面環夷干戈甫戢當此經綸草昧之始設立有司可以招撫流亡或未能長駕遠馭而圖久安布置將領可以備禦倉卒或易於生事徼功而開邊釁欲以內修戎備外攝夷心聳肅羣僚畏服眾志爲地方長久之計必設分巡兼兵備官一員於播州白田壩新建府城駐劄專一整飭新復郡縣并重慶衛忠黔二所永寧酉陽石砫平邑等土司兵務兼理有司錢糧獄訟其重慶府巴縣綦江南川涪州

武隆彭水一切鄰地方悉聽管轄以便行事黃平新設
一府四縣雖割隸貴州但人心初附田土界連與貴
州水西宣慰司幷聽兼制
一設將領播淪於夷閱八百餘年風俗獷悍法令扞
格已久今地雖蕩平而遺孽潛藏漢夷錯雜招苗樹
黨越界侵田時所必有今議播州留兵一萬黃平留
兵三千粗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之始可無事查
得先年克平九絲議留總兵一員鎮守其地今建武
視播稍緩即一參遊足領之合無將軍門標下添設
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武防守原設總兵移鎮播地

應調各兵挑揀家丁三千買馬三百內標下標兵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坐營千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中軍領之有事俱聽總兵提調名爲正兵此外兵七千酌量分布於白田壩真安桐梓等縣播川等邑防守內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各用千把總分領之有事爭戰無事即爲築城鑿池建郡縣修郵驛之用糧銀照依舊例支發俟處置竣工日除家丁三千馬三百外餘軍以次議撤有願附籍當軍及民當差者聽千把總俱於附近衛所官內選川貴平西兵三千仍設一

參將領之總聽防播總兵節制

一丈田糧環播幅幀千里田地無慮數千萬畝舊時額糧止歲以五千八百石輸貴州葢纔方賦稅原輕至應龍巧立新法名曰等賞每田一畝徵銀數錢初猶斂其財以招苗後并奪其地以養苗而賦法蕩然盡矣今旣改流自當責成道府親率州縣官定疆界沿坵履畝逐一丈量分爲等則造冊呈報以定賦法額糧輕重獨無定規查兗平九縣丈量田地分別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播地山水間雜不止三等尚有上上下下者宜逐項分析

最上者一畝可當上田幾畝最下者幾畝可當下田一畝則待臨時酌定難以預計丈完總計田地若干糧若干徵本色若干折色若干俟二年之外照科除足一年夏秋二稅銀力二差一切雜費外餘解布政司充邊餉支用

一限田制播土舊民自逆酋倡亂大兵征討之餘僅存十之一二遺棄田地多無主人冊籍不存疆界莫考復業之民往往冒認影占原少報多原瘠報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畝尚有異省流徙假播籍而希冒占者今應將播之舊民號楊保子者查果真的無

論原業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下攙配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大率純下田多不得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凡不能爲楊保識者無問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遺下無主民田另行招人承種納糧當差應龍官庄並楊兆龍田一鵬何漢良等諸擒斬過有名頭人庄田盡數沒官聽三省之民願占籍播州者承種其領田之人查照時值量行上納以充目下建立城池衙門驛傳諸費亦定爲限制平人不得過五十畝指揮千百戶不得過百畝俱於丈量時定糧定價令不得那

移州縣官收過絕產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聽兵
備道稽查轉報撫按查考官吏乾沒從重治罪
一設學校播故有學宋元之世俊茂朋興如冉從周
猶道明白鎮之流俱登進士蜚聲上國自逆龍禁錮
文字寇讐儒生坑儒燔書禍同秦始今干戈既戢文
教宜先白田黃平舊有學宮補葺亦易應當於二府
原學各補教授一員訓導二員至博士弟子員無論
附郭外縣但入學使之選者歸新四縣隸白田學黔
新四縣隸黃平學待各縣人文漸盛物力稍紓嗣各
立學未晚真安既改為流其地方殷富人物頗華亦

須建一學宮設一學正以示維新之化

一復驛站播州各驛自逆酋閉關負固驛官不敢赴任過客不敢經行站戶逃徙館舍坵墟十數年矣茲者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驛站之設勢不容已查播州舊轄松坎桐梓播州永安湘川烏江昌田砂溪仁水滑濆鰲溪岑黃白泥一十三驛俱當川貴孔道所有各該驛館應趁時興工合用匠役亦於兵夫內查有慣造者徑撥不足者於附近州縣取用工食銀米計算於該邊支剩軍餉內動支仍責成新設府佐一員往來稽督不許虛冒錢糧曠廢時日事完冊報又查

各驛夫馬支應及官吏俸薪舊額土司供辦今既改土設流似應與腹裡驛站一體僉派但流民授田方始難便買馬行差目前一切站銀暫令官為出辦俟里甲稍定即行編派至夫馬額數應照衝僻為準湘川驛附郭為四路最衝應設馬四十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川永安四驛地衝路險應各設馬三十匹夫五十名烏江仁水㵎潭岑黃鰲溪白泥各驛俱次衝應設馬各二十匹夫各三十名畠田沙溪止通水西次僻應設馬各十匹夫各二十名各驛官見在者行令赴驛任事驛吏因屬土司舊未撥發今應行川

貴兩省布政司照缺查發
一建城垣播州一府二州四縣與黃平一府四縣並
改築石城石少者以甎代之其兵備道總兵府衙門
衛州縣衙門公署倉厫庫獄城隍廟演武塲與二府
一州儒學文廟殿廡齋舍等項俱當以次修舉而各
官一抵地方棲身爲急衙舍之建尤宜首圖各府州
縣正官選委勤敏佐貳於堪動銀內行支剋期興工
多方稽督大約城垣以歲辛丑二月內起工限年終
落成餘各以次備舉就中員役有怠惰冒破工力草
率者俱聽該道詳參拏究事竣之日造冊報撫按衙

門奏繳庶險要可資防禦有賴

一順夷情播州皆夷也大兵之後爲賊用力者芟夷蘊崇已無遺種今見在者曰各司土官曰七姓秦氏曰投降夷目皆宜安插得所顧就中情事不同亦宜分別如八司曰播州真州白泥餘慶草塘黃平重安容山內安撫二長官六又一司甕水原無印信亦稱長官又有宣慰司同知羅氏此皆世有官號與播並建者播州長官王積仁以附播被擒獻俘與楊氏俱滅真州附播多年綦江之破助兵三百者在野猶同知羅氏與江外五司具疏改流挑怨速禍至有今日

之事海內震動流血千里則諸司者罪之魁也故說
者謂眞州宜正其附播之罪江外諸司宜以起釁絕
之第王道如天罰宜從輕賞宜從重眞州當進兵之
初率先歸附正副長官各以千人從軍江外諸司各
招兵聚義充黔楚鄉導合將眞州長官即爲該州土
同知副長官即爲土判官江外諸司安撫與正長官
即爲該縣土縣丞副長官即爲土主簿同知羅氏爲
新府土知事此外尚有投降夷目原非長官本無冠
帶但賞格僭坐名開諭輒爾先事歸誠亦宜少示獎
酬以明恩信如上赤水里頭目袁年父遭酷禍投降

最早宜授以所鎮撫職銜下赤水里頭目袁鑒仁懷里頭目王繼先安羅二村頭目羅國明羅國顯安鑾以上五名念其返誠歸正量授冠帶總旗諸人田產止將本身者照冊撥給應納稅糧通附州縣官處上納其餘里人俱令附籍納糧當差不許仍以家人爲名恣行霸占違者治其前罪至於七姓秦氏始助楊民之惡繼傾楊氏之族尤爲禍首今蒙王仁寬宥外如仍蹈故習豪橫害民該道徑行拿問發落地方人民指稱前事告害者亦如之

一正疆域播地東北接連三省縣衛各有疆界無容

瀏濟西南左接永西右逼永寧雖犬牙相攙未能齊一然畫野分疆亦自有相沿界址惟是夷性互爲雄長強則侵凌弱則減削甚至有一地而甲乙互歸一人而齊楚兼事如儒溪沙溪水烟天旺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數見有黄册可考緝麻山李博埡仁懷石寶寨平等處亦皆播州世業祇緣先年楊氏中衰時曾爲永寧水西侵占後應龍當事治兵相攻恢復故業各邊目又已任其糧馬兩下支持此在土司可略今既改土設流自宜各復其故乃水西止求清查永寧輒行瀆擾且動以瓜分爲言罔上行私垂涎占業應

行該道會同隣近道分及早清查一切相隣地方原係播者歸播原係永守水西者歸普安刻石立碑永爲遵守其隣邊目把如不安分義妄肆爭侵重行究治干礙士官一併參處此疏從四川志中採入敘播中善後事最爲詳悉但前書十二條後止列十一條且文勢尚未收束疑有脫簡別無書可查姑仍之 貴州通志

題設府州縣疏略 郭子章

播州之地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南北相距二百餘里雖云憝國亦係樂土今議改流東西可設二府每府各設二三縣播境原屬四川與貴州隣二省界限原自分明至論建置大概臣意自沙溪以至白泥當以

烏江爲界設一府於白泥壩而貞州蔓山松坎等處可爲三縣黃平在元巳爲府矣當設一府於黃平或平越而餘慶白泥二司可爲一縣甕水重安二司可爲一縣此沙溪至白泥一帶建置之大槩也自白泥渡江至婺川縣以三渡板角苦竹三關爲界其中漢苗田土雜錯惟湄潭可縣龍泉可縣龍泉土官安民志陣亡其子尚幼其印巳失土地巳爲楊賊踐躪合無將龍泉改建一縣增置城郭而以安民志之子世爲土縣丞以爲死義者之勸其祖職長官世爲土主簿此則思石一帶建置之大較也第播州之名其來

已久播之爲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應龍阻兵嵎强獷戾竭四方之力僅乃克之夫南越破而聞喜建呂嘉得而獲嘉名龍州平改爲龍安九絲夷更名建武即播州納土於宋亦改名遵義計廟堂當有定謨而播之名似當更易

蘭地善後機宜疏 天啟四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恭報蘭地情形與善後機宜仰祈聖裁以期安攘事先是臣切責五路將吏遍進龍場擒酋歸穴又慮酋黨懼死負固多方曉諭令其遵旨擒酋建功贖罪去後隨據各路道將塘報官兵大至龍場齊

人得功有差降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擒獲僞都督李遂達蔡金貴及奢崇明妻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匱財于是親抵戎行申嚴賞罰道經大洲江門永安永寧與諭問古藺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衛一帶皆膏腴地也衛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尚未獻俘而藺州疆界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爲利翻以養兵爲累故談及改流輒多蹙額但二酋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卽欲仍置

宣撫將與之誰人乎況永寧一塊土西自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闖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遙最難照應譬如人腹心肘腋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當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苗無不畏法故特就中設建衞所以通血脉徒用牙錯之義殊少彈壓之威侵尋至于二逆肆惡横行已無天日在蜀以爲土司而寬其文網在黔以爲鄰苗而置之不較陰謀既久一旦驟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此亙古未有之變也尚可因循苟且不爲長久計哉以臣之愚參之衆論咸謂當以赤水河爲界自河以

東龍場一帶悉以與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設立道府與遵義建武互相犄角則呼吸相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苗保護內地計無善于此者若黔省以為阻制不肯更張則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雖曰駢枝亦無不可臣不敢侈開疆之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參人情似不得不出于此惟聽廟堂之公議皇上之酌裁耳至于二酋業已無黨無家入險遠遁或旦暮擒縛或遲以歲月遁未可知惟黔蜀唇齒利害相依屢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參將林兆鼎提兵一萬殺

衝羿子猓玀等闖直入大方該撫臣卽留合營兵又行令總鎭李維新撥籌事畢再發重兵應援外獨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匱庫藏括而又括錢糧借而又借小民之仳傂未復膏血盡罄不戢自焚最爲可慮臣憂心如惔不能朝夕疆土既清亟宜確議一面設法將各兵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合詞上請伏乞皇上俯賜裁定勅部院會集九卿科道從長確議覆請轉行臣等次第料理奏報庶西南苗羿之地奠安千萬萬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

簡兵屯守疏 天啓五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備陳協戰之難亟議圖圍之策伏祈聖明治臣不效之罪立賜罷放勅部速議良圖以無誤封疆事臣行能淺劣濫荷重任適黔禍震鄰奉旨協援屢接黔省督臣蔡復一手札移會春初舉事臣因各兵調集一面檄各將本年正月二十六日誓師二月十一日會兵大方一面移咨黔督去後至二十七日遵義監軍僉事盧安世呈報到臣云黔省大兵已檄正月十五日渡河奉黔督令二十七日會兵水西城適該省參將許成名于二十日到府隨于二十二日

會兵進發等因臣遂飛檄永寧一路鎮道毋泥前期
俱于正月三十日點發過河至二月初二日據廬僉
事塘報副總林兆鼎率同侯良柱陳一龍等併黔中
副將許成名會兵先發板山營胡斯化等攻破樂蒙
沙溪巖孔一帶併力前進至二十三日于白蠟坎與
賊對敵賊勢猖狂我兵出奇分三路包截將賊殺敗
斬級三百六十三顆二十四日至八里水西賊追趕
陸廣官兵甚急我兵接抵護出趙僉事并滇毛兵七
八千等因又據大將李維新道臣謝澗許士奇劉可
訓塘報副將秦衍祚同鄧懋官潘應奎孔全斌等前

進赤水一路初五日至層臺有馬兵殺手至海子大路來截各兵奮勇對敵斬級二十顆生擒五名俘獲男女一十五名口器械牛馬不計坐營劉宗良張洪烈郭起桂張令等前進龍場一路行至養馬司賊猶擂鼓渡河張令銜鋒右手重傷一箭追賊大敗共斬級三十餘顆溺水死者無算自是兩路賊俱深避不出捉獲黔省消兵王佐等始知黔兵已退各將疑阻未敢遽進等因臣當檄各兵撤至赤水衞馬鈴壩兩處屯劄一面差人至黔省移問進止知該省路苗爲梗未能再進臣思嚴兵待敵已匝一月賊雖遠避必

有狡謀該省業已暫停偏師未可深入隨于三月十二日檄道將退還示守減汰新調且耕且守聊固吾圉獨是仰奉成命經營歲餘不能建尺寸之效以慰皇上西顧之憂纓髮徒懸逍遥貽咎臣之罪于是無可贖矣顧臣碌碌所處實難敢誦言而無諱可乎大奢崇明父子雖未正藁街之戮然黨羽擒斬財用罄乏之獸奔鳥徙仰人鼻息所恨者安酋未受戎索甘爲逋逃耳臣稔知安酋原非勁敵去歲犯黔普定三戰而三大敗今歲犯遵義亦大敗夷之最驍雄無如魯仲賢羅晉前歲犯石偷一戰而擒斬厥後傾巢犯永

策文一戰而宵遁言兵非畏之也誠是一入其界百徑千岐旣佯退以誘我又扼險以邀我高山密箐倚木皆巢深洞峭巖無處非窟重以陰雨瞑蒙罕覩天日雖有智勇未免張皇夫人能搏出山之虎而難逐鋌險之鹿者形不利勢不便也今日用兵余爲三逆即殺賊數千百人而不得元兇何濟于事此一難也兵旣深入大運必不能前探野無獲伏莽難防無論利鈍難知即戰而勝黔滇不牽其前賊併力邀截必犯犄歸之忌此二難也據黔督移約令蜀兵東出遵義西進畢節而黔專進陸廣是蜀環賊之三面而黔

獨處一又以水西城為信地計黔省至陸廣為程二日由陸廣至水西城亦程二日蜀自瀘州至永寧為程四日自永寧至水西城為程九日由遵義而進無官程可稽然大約須六七日多寡遠近之數迥然懸絕此又難之難也夫蜀民之困極矣馬已竭而猶求鴻欲集而無所吸髓既空揭竿欲起外則建昌松潘羣夷在在跳梁內則屯戍各兵嗷嗷待哺畫地之餅難啖無患之法難振如臣膚闊實所不支昔馬援平交廣狄青取崑崙皆越二三年而始得賊首當時未聞蜀會有如安會之肆逆亦未聞官兵直窮其所匿

也今日即不言戰而言守遵義逼近㑹穴㑹豈忘情
永寧赤水原非蜀衛奈地當全蜀之衝羣苗咸伺新
附未馴勢不得不守是蜀且新增二邊稍有疎虞難
遮竊發臣所爲日夜徬徨寢食靡寧者也顧臣不獨
爲蜀憂且爲黔憂蜀尚有民而黔已無民蜀尚能耕
而黔久不耕無民誰則爲兵無耕何由得食招募土
司徒滋騷擾之害遠侯轉運更多刦掠之虞計日而
戰數米而炊前跋後疐其苦更倍幸督臣蔡復一拔
臣傳宗龍皆赤膽勁骨肆應有餘西南半壁自當廓
清但願皇上寬以歲月大發糧餉勿玩小醜而急捷

伐之功勿惜小費而輦任事之肘務令完固根本剪除支蔓足兵足食一舉而殲厥元兇即蜀局且不勞而結此不兩存之勢也臣方草疏據僉事盧安世揭報督臣蔡復一將移鎮遵義此扼賊項背最得地宜伏乞敕下戶兵二部速議便宜推廣餉額專委任而責成功戰勝固已在廟堂矣臣庸碌病軀不稱厥職自審甚明不職逃罪仰望聖明立議劖黜俾存殘喘高厚洪恩銜戴其有極哉除留兵需餉另疏陳乞外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疏入帝從之

陳黔省情形用兵機宜疏崇禎二年　朱燮元

臣自歷黔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衛一綫通道滇西畢烏赤永四衛久被酋隔計省城歸業者尚不滿五百家敗址殘阡蕭條滿目祇有營哨各兵略爲裝點該先任撫臣傅宗龍以洎前督臣張鶴鳴皆逐衛設兵出據屯堡迄今滇路疏通米不騰貴實有攸賴近日龍場六廣乾溝徉狼劉佐等處築城四座漸進逼賊大勦規模似亦粗立但此戰局也城多則守廣勢分則力微酋隔河立哨日夜耽耽譬則騎虎安能復下曩所恃者安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被逆彥逐入東川箐峒矣海子峒民兵居酋腹心頗有牽制

今已淪陷矣入秋水涸會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惟八年以來局面屢換或專言勦而殺其獻功之人慍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伐之威會亦不附今日之策在于以守爲戰以戰寓撫專講致人之法嚴爲先事之防將必求于擢鋒兵必期于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則臨陣反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爲訂定若壘陣紙兵謬居參贊之職白衣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大蠹臣先從此輩破情斥絕隨遍歷各隘觀其營壘移平就險改近據衝日取各將士較其膂力多寡試其銃弩槍刀三試而

不中程者即行汰革其地方最爲害者在于零星小功緣各將坐耗廩餼無可搪塞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騈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總是良民況六衞腴土儘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罪事每失信遂致勾夷生釁叛服不常臣三令而五申之逆則必勦毋縱惡以養奸順則共撫毋此收而彼殺肘腋之間安靜妥帖然後一意圖賊募耕墾以資粒食懸賞格以廣招徠戮訛匪以定煩囂省差遣以絕需索清郵遞以

節虛費把兵精勇者悉收之降將有才者參用之任忠實之士司選屢勝之弩手用一將必求當一將之才養一兵必期得一兵之力日夜孜孜不敢怠遑接臣蘇琰與臣同心持火攻祕方親于公署督造試有奇效一切指麾風行雷厲司臣朱芹等道臣張允登等皆拮据勛勸不遺餘力倘糧餉獲敷三方畢會臣自當親率將士直搗長驅若其勢有可乘機難明佈用奇迭出惟力是視固不敢孟浪以蹈前車亦不敢優游而稽天討蠢爾小酋伎倆有限安位一騃豎子夷漢相猜各自爭攻正當運告終之日仰仗皇上威

靈一二年間或可滅此妖氛以少靖疆圉矣　疏入

帝從之

督黔善後事宜疏　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口九司之地亦頗廣衍業已悉入版圖大渡要隘俱築建新城列兵據守既有扼吭附背之勢當爲深根固本之謀從來人士財用原自相因參據衆議必須分建衛所責成有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鼓舞激勵用爲酬勸之資且因以勞來安集永杜窺伺之漸請備陳之安酉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

普定適中之所爲三岔衆水至此始滙爲河織金臥這等酋皆由此出犯臣于三年四月內牌行參將范邦雄在地方鐵王旗築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六十里距河尚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五哨以環之由鐵王旗迤北與平霸衛相對爲思臘河係應祭阿奎阿傀等各酋出犯之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樂平地方爲三路總隘建城一座移兵屯劄又都司僉書任先覺率里民于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樂平又四十里由思臘而北爲籔箕隴又迤北十里爲鴨甸河又

迤北三十里爲鵰漚河此則各酉會聚出入之大險與威清衛相對隔一百四十里崇禎二年六月臣與御史蘇琰查此一路韃賊如毛先于距威清六十里乾溝地方督副將楊正芳一面驅殺一面建造石城以便駐師及後過河戰勝臣因與撫臣撤出各兵劄于河上總兵林兆鼎率同楊正芳陳謙彭應魁袁可成覃拔勲等各將其于鵰漚河岸上分定丈尺建城一座都司僉書任先覺亦于簸箕隴建城一座皆上據高原而下瞰長流卽一葦片刀無不瞭然者自鵰漚迤北三十里爲大索橋乃各賊暗渡之所已建一

石堡又迤北四十里則爲六廣此舊千百年通省官道也天啟六年該前任御史傅宗龍行副將今陞總兵官王國正建劄佐等處五小城又崇禎元年前任督臣張鶴鳴會同巡按御史陸獻明行本官建龍場大城一座題奉明旨命名敷勇臣履任後與御史蘇琰酌審地勢去河尚遠仍牌行王國正責成將官方國安劉鎮藩于六廣河岸建城一座又于迤北三十里虎場地方建城一座以防賊抄自此迤北三十里爲黃沙渡臣行袁桂芳于九莊地方築城一座距渡可十里又迤北六十里爲明家渡先是崇禎元年督

臣張鶴鳴行參將牟文綬建城一座題奉明旨命名
息烽臣閱其規制稍狹行參將牟文綬展拓功未竣
而奉調入衛臣行袁桂芳同守備牟海奇修築報竣
今年二月又于烏江渡口築一小堡過此河皆遵蜀
境矣以上各城如敷勇鐵王旗乾溝俱九里三分高
二丈鴨池息烽俱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六廣六里
三分高一丈六尺虎場九莊皷貨隴樂平劄佐俱三
里三分高俱一丈五尺內外用石包砌以上皆在酋
地控制河岸用以防邊者也貴州省城向苦減竈居
民多在北關酋變將積聚盡焚以致大餒臣行王國

正楊正芳陳謙彭應魁張舜齡孫志學袁可成覃諴勳等其築新城一千丈添造三門廣順州無城向苦賊害三年二月內行屯田都司孫志學定廣守備蔡紹周署州事都事馬登崙新築石城一座洪邊開科地方該河防道僉事沈翹楚親督築石城一座又安南普安二衛地方該參政朱家民督率各將前後築新城十一座此皆防盜竊發用以內固者也迤西四衛除永寧衛城堞無恙畢節衛安南代修其赤水衛普市所摩泥站多被毀掘該道參政鄭朝棟會同總兵許成名督各將從新修造用以聯滇蜀而馭夷逼

商者也以上各城木因于箐石因于山採取扛擡則因之兵力惟木石二匠磚灰二窰頗費價值皆各將捐貲督兵拮据共効臣與按臣或助工費或犒工匠俱載部冊爲費頗省臣據各將報到工次恐其苟且搪塞于今年正月初八日自省出巡南至普安北至烏江遍歷查閱至二月十七日回省查驗所報俱符中有未建月城與丈尺稍不合者摘出修補今四月内陸續俱報到臣該臣看得城垣立則屯劄有區田土闢則粒食漸廣與酋相隔近則一河遠則不過數十里聲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堅定無意

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勃勃各懷出谷之思臣惟久任屢煩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爲總兵不惟人地相宜且見功苦得酬將士暮氣劃然一開此一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于左一設建衛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十一座廣順開科等處皆係內地祗是整頓舊日營哨因壘爲守不煩更置惟沿河自三岔起至于烏江內如鴨池數哨各宜設衛鐵王旗息烽各宜設一直隷守禦千戶所數哨則以六廣虎場九莊烏栗爲四所割佐小索橋凹絞設爲三哨鴨池則以大索橋撒

箕隴乾溝樂平爲四所七百房安家橋麥城設爲三哨鐵王旗則以山京下爲化處將義架底設爲五哨息烽則以烏江明家渡落邦開科設爲四哨大小相權如背使指無事荷鍤而耕有警一呼可應爲長久計似無出此一久任世守查得沿河一帶向爲衝地今俱各將戍守應增新缺除總兵王國正外如鴨池副總兵楊正芳安莊副總兵商士傑鐵王旗參將范邦雄六廣遊擊方國安初守六廣今調徉狼遊擊劉鎮藩樂平遊擊金良田九莊部劉遊擊袁桂芳鎮箕隴僉書任先覺皆應責成久任內范邦雄應加副將

方國安劉鎮藩應加參將袁桂芳應與實授敷勇鴉
池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六員百戶各十員鐵王
旗息烽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四員百戶各六員
擇其勞久功多且專任版築之役者咨臣酌議敘題
世守再照九司尚存其三如養龍司土官蔡啓東底
寨司土官蔡應吉乖西司土官楊光綬家口俱被殺
擄或無助逆實跡應照播州袁初袁切事例改爲世
職副千戶附入息烽其產悉聽照舊管業庶省此贅
疣且便控制一監臨提調衞所既建將士碁布則勢
易相畸而力亦易分如總兵官王國正整飭沿河一

帶奉有明旨除責成駐劄龍場時時巡歷經理外中間統馭查覈必藉監司如沿河巡視兼理屯田此河防道責任然官係添設未必久任如鴨池鐵王旗一路應隸威清安平二道敷勇息烽應隸貴寧畢節則貴陽府爲提調各有界限庶便責成一官俸兵食衛所既設士地亦關添官必資俸廩設成必需口糧相應即以地之所出收取爲用今計沿河一帶地儘廣衍惟是各將士從去歲至今甫息水西之役又有狼峒擺金火烘兩江之役未遑開墾近日又抽援滇省故未能一一清楚大約二衛二所安定之後祗可用

兵萬人計舊例一軍授水田十二畝旱地六畝今應
照二祖成例量寬之俾足自贍其各官俸廩亦就中
取足近日現兵除下六衛省城并安南普安二衛外
沿河一帶幾及二萬自此地可漸闢兵可漸裁今方
寓戰于耕後可即兵為農其田現在清丈地方豪彊
侵占影射負固不明者容臣一一以法懲之一更易
新名二衛二所之地經臣親閱二遍公署衙市雖云
草創亦可棲止街市團集多者千餘少者亦有數百
家生聚日久自當改觀如敷勇息烽于襄連雲有嘉
靜氛恬波奏膺俱蒙欽命新名今如鴨池鐵王旗樂

平乾溝叛賊𢛉六廣九莊虎場開科鼎新阿機尾𢞶
定頭小龍場亦資孔乞請皇上俱賜新名改易耳目
一振僻陋其二衛應設經歷各一員二所應設吏目
各一員臣已行各將俱草創一署合敕吏部選授以
上各款俱因陋就簡草立規制臣疎庸闇陋多有未
昧統祈敕下兵部酌議覆奉明旨容臣遵奉施行謹
題　疏入帝從之
陳黔蜀連界扼要情形疏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謹奏竊照黔之迤西四衛曰畢節曰赤水曰烏撒
曰永寧永寧衛與蜀之永寧宣撫司連界犬牙相錯

向來彼此相安未有爭者自奢酋作難先將黔之弁紳士民恣行屠戮然後四出犯蜀其幸脫者或入箐峒或被掠賣或逃入烏蒙鎮雄十年以來不見天日今幸事平稍稍還集流離瑣尾之狀有不忍見者夫哀鳴日久誰無安宅之思黍離可悲宜與生全之計顧此衞爲黔蜀合縫之區若事不兩利情不交暢則措處失宜紛搆環起非大公之道長久之術也總惟照祖制以清界限酌近勢以定規畫俾協于情而當于法則彼此自可相安而地方庶可鞏固臣不揣愚暗謬列五款于左統冀聖裁

一黔蜀界址查黔之永

守衛設自洪武四年屯田五萬三千二百九十畝其餘皆爲四川永寧宣撫司之地舊制宣撫司城垣衙署原在城外後因宣撫梗法生事議遷城內以便彈壓自是宣撫司各夷與蜀人多相雜而居今黔蜀紛紜互爭甚至假威權以恣虐嗟此孑遺多有不保生命者近閱邸報吏部已歷有永赤同知蔣之芳合責成本官到衛臣移會蜀中撫臣委府佐一員查舊日街巷自辛酉以前爲率喚集父老將街地逐一踏勘某爲黔某爲蜀某爲宣撫司各查出原址周圍丈尺取各認狀是黔還黔是蜀還蜀則公道昭而人心自

服矣一蜀鎭駐劄蜀之幅員最廣設立總鎭原無定所惟地方用兵隨處屯兵劄駐如松潘越嶲遵義建武皆有舊駐衙署今畬賊旣殲水西就撫西則普市摩泥赤水南則瀘衞建武交錯相環永寧一塊土反在腹裏查此衞係黔省按臣出巡察攷與提學道臣攷試駐劄之所今此彈丸地武士着林布滿街巷黔之軍衞士民曾不得聚廬而託足焉夫以全蜀之大決不宜駐總鎭于黔衞查自永寧至瀘衞五十里由瀘衞至建武九十里相距頗近論形勢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爲要害舊有衙署還宜移駐卽不然則瀘州

衛或城外宣撫司舊基皆可駐鎮惟將此一衛仍歸黔轄庶疆界明白而流移獲返此似不待再計者也一川貴參將查永寧衛原設迤西參將一員統束衛所各軍以資守禦及後改爲川貴參將兩員交轄除黔用衛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撥防奢賊發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萬全尚未履任以致縱橫無忌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反移駐瀘州衛舊制盡失且黔中衛所各軍分屯歸伍誰爲管束相應仍照舊制移駐該衛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飭蜀中防兵以修武事庶幾事有專責勢可兩利也一四川敘馬瀘道駐

劄蓋四川之有敘馬瀘兵備副使原用以整飭兵防保固邊境兼制鎮雄烏蒙烏撒東川四土府責任綦重守道已駐敘府巡道已駐瀘州獨敘瀘兵備向駐長寧縣今復移駐敘城相距建武永寧爲期五六日最屬不便曩者永寧宣撫司棄爲外夷蔑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今藺土內外既入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敘瀘道署移入蜀之寧衛宣撫舊基之內其于建武瀘衞相距不遠既便飭兵蒐乘兼可鎮夷消萌似爲妥便夫總鎮則議移而兵道則議入者蓋文臣法紀淸肅隨從稀少軍民咸有依戴彼此自可

相安也一宣撫司內外四里昔年攻入永寧奢賊父子遁走時臣未經履畝籍據降目并蜀人習藺事者俱云奢賊地有內外四里外四里地多平原與江安納谿瀘州合江仁懷壤界相接向來俱蜀人佃種照額輸租其內四里與水西接壤多荒山險囤惟右藺州稍有腴土俱係各目分管奢賊責令輸當驛馬蜀人曾未有至者是時餘孽未靖兵革方興臣因其舊習以外四里開屯贍兵以內四里分給降將參據衆議謂有三善藩籬要害人自爲守一也兵部題奉明旨賞格頗優借土酬功不煩另賚二也効忠者卽給

土授官俾諸夷各把目後具有榜樣三也各將如羅乾象仗義殲圍擒斬爵仲賢等甚至賊當陣斃其妻子而不顧羅京周殺逆員于險雋胡汝高先赴義于成都又畢應台鄧介王心一羅甫宋武張令等聽劉養鯤之招仗義擒兇其出死力皆懸望酬賞以彰大信今准四川撫臣張論移會疏稾深籌熟算欲建長官司俾令世守業有確論其經理創始臣實首事不得不述其概至于近日時異勢殊道鎮持議或有異同又當隨時斟酌務求長便臣已在局外合應轉聽四川撫臣與按臣酌量處分　必以臣議爲據也以

上各款統祈敕下兵部酌議覆奉明旨行臣并四川撫按二臣遵奉施行謹題　疏入帝從之[並上同]

請速靖水藺疏　　　余文爟

題爲水藺渠魁就戮西南定局已成宜愼勦洗之略以速安攘之效事臣乞身歸省蛀伏田間者四年餘日聞彥賊負嵎狂逞而遺寇奢崇明爪牙之先事者苦於虎穴難探勿謂餉不足兵不多曠日縻歲老師費財民膏日竭而賊焰日張岌岌乎莫知所終矣幸督撫按臣新授方略道臣劉可訓鎭臣侯良柱以一旅之師破賊十餘萬衆直如拉朽摧枯豈專師武臣

之力仰賴皇上威德遐鬯莫不震疊故兩臣身先士
卒背水決戰直以忠義之氣勝之耳元兇大憝殺戮
幾盡倘寬爲從之誅西南半壁已可從而底定矣廟
謨宏遠將欲剗洗以盡殲之拓土開疆此最勝之烈
也惟是駭鹿易逐而狡兎多窟土夷烏合實繁有徒
嘗見貴州解圍之後賊無堅壘直擣大方當時倘加
持重豈至自棄前功懲前毖後必須先事詳計謀出
萬全以畢此不常有之奇勳所當愼者一也功名之
地人所欲居軍氣方揚易於輕敵而功高取忌則挑
釁養寇逗遛以自圖者又未必無之嘗見三路進兵

期會牽制剿撫異見戾奚爭呼幾同漿訟若非賊寇
門庭遵領獨當一面誰爲出奇制勝故必協力同心
呼吸相應將伯必可助予因人不妨成事前茅後勁
殺賊招降總屬廓清勿致見分爾我築舍道旁失此
不再得之機會所當慎者二也水外膏腴已無難收
入版籍進之深林密箐陵谷險阻攻取爲難城守不
易嘗見遵義郡縣其地近者三十年則壤所賦幾何
有無補於公家而城郭宮室官僚守衛之費先已不
貲安在廣地之不荒而遠略之足勤也鬼方僻壤力
爭諸原得將安用當先有控馭成畫以厝置之勿徒

疲腹裹以事荒服而竟委此血戰之功於草莽所當慎者三也西南用兵九年兵戈所駐荆棘生焉諸所經過鋒鏑荒徼蠻寨烟蕭條滿目今幸大捷正衰鴻集澤之日矣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巧則生變況亡命傷夷之餘蹶以大軍有何堅陣即當尅期蕩平甦此轉輸之孑遺勿使遺孽復安又生多事倘或尚須斟酌亦當逕爲請命罪在可原者待以不死使知雷霆自擊天地自寬戰勝之師宜戢而不驕以安反側前之勁敵功在攻苑後之窮寇功又在收服勿但貪功妄殺零碎報捷致時可剿平仍費餉貫

犢之無則竊兵黔武自焚可虞干羽兩階豈曰虛語
然楚蜀滇黔每歲百萬之金錢不至長付之逝波也
慎以相機速以結局安危難易晷刻是爭審時度勢
西南安攘之急者似不出此

保蜀援黔疏　倪斯蕙

爲蜀局將結黔事再壞勢必借蜀援黔究且因黔憊
蜀情自切於同室計必畫於萬全敬抒一得以佐末
議以保西南半壁事蓋今中外知邊事之爲急不知
黔事之爲急也知黔事不知黔事即爲蜀事也惟借
蜀而後可以援黔惟保黔而後可以安蜀黔一日未

得了局蜀一日未得息肩是黔蜀竟相終始天下安危實繫於此臣蜀人也生長重慶奢酋之變酷罹其禍三疏叫閽報變善後請餉詳具列欵荷蒙聖恩俞允下部議覆多所採擇謂宜數月之間即可蕩平不虞淹至四年師益老財益匱人心益惴惴不安而黔師又報潰矣臣自己酉得請假養親比今十七年矣辛酉二月蒙恩起補原官尋值奢酋之變本省按臣題臣蒙難不屈伏荷聖旨憫臣家難奉部檄催臣上任屬臣父驚悸成病出城四閱月物故至去冬十月始服闋會黔　又以敗聞臣在梓里聞見最真恨不

插翼飛入春明一為皇上紓此西顧憂行至河南地方偶感風寒延淇縣醫李尚文調治尚無起色萬一臣疾未瘳溘焉朝露則臣之一念杞憂藿謀終未得盡吐於皇上也因不避愚誠敢再披瀝蓄自奢酋煽亂全蜀震動仰仗皇上威靈督撫按道諸臣相機戰守設奇制勝亦既解成都復重慶收四十七郡縣恢復永寧掃蕩藺州纍纍獻俘闕廷繫王壘金躍之舊還之陛下蜀事儘已了局蜀人從此安枕謂宜乘勝席捲一掃欃槍乃奢酋尚魚遊於釜底安賊猶虎峙於牂牁芒部鎮雄諸夷且欲竊漁利於蟜蚌奢借安

爲負嵎安以奢爲奇貨紐合一團結成三窟我師進則彼故退以誘我之入我師退則彼故進以躡我之後我師不進不退彼故兩持觀望以老我之師彼爲其主我爲其客彼以逸待勞我以勞就逸彼合一心以禦我我分兩省以禦彼況巖洞箐林旣難長驅直擣而重趼不毛千里餽餉又三十鍾不能致一石荷戈者難於枵腹當事者勇於成功往往輒嚽賊計自取衄亾以朝廷數百萬金錢金省數百萬民命止供冢兵一走非葬魚腹則塡虎口令賈生在當何如痛哭流涕焉臣竊謂此一事也變之方起似難而或易

及事之既久似易而實難蓋彼時賊勢方張人必奮勇切不共戴天之仇有封狼居胥之意恨不賈勇登先滅此朝食如人之初病六脈俱沈疾勢正劇人子急於求醫術士療治恐後比今病已休囚人臥牀簀人子之心已竭醫家之術漸窮雖有俞跗倉公其將何以措手耶且蜀自奢酋之後大半消耗氣息奄奄旁有臥病呻吟者不忍坐視復欲策杖■力疾往救人未救而我語病此兩斃之道也在蜀以援黔而兼討賊在黔以殲水而兼驅藺必欲救黔當先固蜀必欲固蜀當重爲黔計昔我太祖高皇帝之征東川救

諭傅友德曰東川芒部水西諸夷聚夥無事則互爭有事則相援昔閣羅鳳亾居大理唐兵追捕道出夷地聚集凶醜偶以不備喪師又曰夷地險峻崎嶇大將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駐兵屯種待以歲月而後可圖煌煌王言非蜀事之明鑑哉今內帑既不敢頻請民間又不能再派惟有太祖屯糧之法在然事無專責終屬築舍或特屬一道專管屯田而地方遼闊難以逐一履畝各府原設有軍屯同知應擇任廉能二員畫地而田計畝而耕土民降夷一體分授庶無事則守有事則戰久之屯農漸慣習戰則防兵

亦可漸撤趙充國之困先零計不越此則屯田之說不可不講也又考太祖皇帝之征建昌也藍玉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蠻夷梗化欲多置軍衛籍民爲軍上曰連年供輸煩擾兵久在外不宜重勞但發鎭諭威徐議後舉夫以太祖之神武國初之物力傅藍諸將之驍傑猶斤斤其愼如此兵法萬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今日之事豈宜輕試深入再蹈覆轍哉只宜行閒諸苗以攜其黨厚積戎餉以待其困多方綢繆以固其圍如太祖所謂徐議後舉者是也況敗師之後神氣便難猝振大兵便難驟集必須需以日月

待以鎮靜發以沈毅而後萬舉萬當一戰即捷則進兵不可不慎也漢臣諸葛亮初平蜀南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蠻初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則必貽患二不易也蠻屢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餉而綱紀粗安有味乎漢臣之言其今日平蜀之第一義乎業已復示寧收藺州則此一塊土作何防守作何安插則區畫不可不周也昔播亊之初七姓交攻有內叛而無外援今水藺之變各夷糾結有外援而無內叛計非設關懸賞使雖

遽得要領督臣苦心區畫數年於此具有成效信賞必罰惟在朝廷誼申飭之諸土司有能擒安酋二酋以獻者即以其土地與之若中懷觀望尙持兩可有罪無赦則賞罰不可不信也蜀兵所稱慓悍勁卒惟南岸白桿子耳乃南岸之兵原不滿萬今日招去而逃明日逃回而招總之此兵往還道路希圖糧餉甚之游手亡命之徒手不能挽弓身不能擐甲虛冒南岸補充兵數竝見管兵之官經過渝城臨時招募或雇倩應點隨即散去見賊而逃者皆此輩也則兵之眞僞數之虛實不可不覈也孫吳將兵即婦人宮嬪

皆可為戰如依臣疊疏責成有司處處團練鄉兵人
可為兵家可為團比今四年之久卽未能摧鋒陷陣
亦可扼要守隘乃一聞報警遂招募兵旣挾驕蹇以
徼重餉又恣咆哮以隳道路地方豈乏之兵特訓之無
人練之無法以故往往仰給於土司耳如敘州瀘合
遵桐綦江各官設兵防守誠申飭鄉兵卽以此為有
司殿最不惟可以防奢酋之逸亦可以折驕兵之氣
而壯地方之膽則鄉兵不可不練也臣尤有請者往
郎銓部時其時河工正亟地方官員皆駐停推升至
今猶記之昔官重久任謂不宜以迎送頻頻擾累百

姓況今殘破之後坐未幾所事無成續又以他徙去接管不一推諉易生何以專責成而奏成功乎謂宜彷昔年治河例一切俱停推升只待平釁後按功升擢破以常調即開府京堂亦不愛焉庶事有責成官無卸擔而何難殲此釁類則久任之責不可不議也此內外諸臣或言之已悉豈敢再勦陳言瀆天聽惟是傷弓之爲計切維桑乃鳴不擇音之時也顧方伏枕旅次日理藥裹若待臣入奏痊可無期故敢輒爲臚列如以臣言不謬伏惟聖明俞允下部採擇施行地方幸甚奉聖旨黔師再挫協勦宜亟但兵弱餉

之委雖輕進地方官有能屯種養鋭設間懸賞團練

鄉兵俟事平之後一體超擢以後但係黔蜀賢能官

員任滿都者加銜管事不得含糊升遷該部知道欽此

通志